

古尊宿語錄

下

中國佛教典

〔宋〕 蹟 藏 主

中國佛教典籍選刊

古尊宿語錄下

〔宋〕蹟藏主
蕭萇父 呂有祥
編集
點校

中華書局



A0536227

古尊宿語錄卷第二十六

舒州法華山(全)舉和尚語要

師人院上堂，示衆云：「夫第一義諦，非智辯所詮、心機所測，教外別傳，不立文字。既到這裏，復且如何？直須坐斷毗盧，不存凡聖。還能如是麼？若也未能，山僧重說偈言去也。」不結毗盧印，那弘古佛心。明月照幽谷，寒濤助夜砧。諸人委悉麼？各希發問。問：「昔日靈山分半座，師今登陟意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你承當得麼？」問：「如何是法華境？」師云：「後不擗前。」「如何是境中人？」師云：「三日後看。」問：「祖意西來事，請師直指陳。」師云：「截耳卧街。」僧云：「見者盡攢眉。」師云：「非公境界。」問：「不落今時，請師道。」師云：「落。」問：「如何是佛？」師云：「蘆芽穿膝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道？」師云：「七縱八橫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道中人？」師云：「緊裏頭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和尚家風？」師云：「廣額旃陀羅。」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師云：「朱唇皓齒。」僧云：「學人不會。」師云：「斜墜搔首。」問：「牛頭未見四祖時，爲什麼百鳥啣花？」師云：「果熟猿猱重。」僧云：「見後爲什麼不啣花？」師云：「疎林鳥不過。」問：「雪覆千山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樵人迷古路，漁父鏤孤舟。」問：「可來白雲裏，教你紫芝歌。」如何是紫芝歌？師云：「不是吳音，切須漢語。」問：「數日不聞師誨語，今朝陞座意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一年春盡一年春。」師乃云：「夫參

學須具擇法眼，不得顛頂。若得正眼精明，一切無滯。不見古人道：『一句語中須具三玄，一玄中須具三要。』古人怎麼道，意在於何？鷲王擇乳，素非鴨類。」

上堂云：「卽心卽佛，黃葉止啼，非心非佛，驗病施方。你道到這裏作麼生？」

上堂云：「擬著卽垛生招箭，不擬著卽三千里外。」

上堂云：「白眉不展手，長安路坦然。歸堂喫茶去。」

上堂云：「釋迦不出世，達磨不西來。佛法遍天下，談玄口不開。」

上堂云：「若開口，又成增語；不開口去，又成剩語。」乃云：「金輪天子勅，草店家風別。」

上堂云：「菩提離言說，從來無得人。雖然如是，不免口過。」

上堂云：「心不是佛，智不是道。且道是什麼？刻舟求劍，膠柱調絃。」

上堂云：「三乘十二分教，只是箇藥方。且道治什麼病？」乃云：「父母緣生口。」

上堂云：「鐘鳴鼓響，鷄鳴鳴噪。爲你諸人說般若，講涅槃了也。諸人還信得及麼？觀音勢至向諸

人面前作大神通。若信不及，却往他方救苦利生去也。」

上堂云：「三世諸佛，口掛壁上。天下老和尚作麼生措手？你諸人到諸方作麼生舉？山僧怎麼道，

也是久日樺來唇。」喝一喝。

上堂云：「古人有一轉不了底因緣，舉似大眾，分明記取。」

上堂云：「諸高德，叢林規矩，朝晚二時上來相見，一回卽不可。若約佛法事，塵劫來未曾昧。雖然

如是，敗種且不發芽。」

上堂云：「大衆會麼？師子一滴乳，能破八斛驢乳。記得僧問老宿如何是佛，對云不封不樹。大衆會麼？若不會，重下注脚去也。不封不樹以棘鑊。」

上堂云：「古人道：『我若一向舉揚宗乘，法堂裏草深一丈，不可爲闍黎鑊却僧堂門去也。』雖然如是，也是烏龜陸地弄塵行。」

上堂，舉古人道：「一塵起，大地收。」師云：「一葉落，天下秋。」

上堂，舉南泉云：「道箇如如是變也，今時師僧須向異類中行始得。」且道作麼生是異類中行？乃云：「石牛長卧三春霧，木馬嘶時秋後泉。」

上堂，舉僧問曹山：「如何是一不老？」山云：「枯木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一老？」山云：「不扶持。」有僧舉似九峯，峯云：「三從六義。」諸上座會麼？愛他年少婦，須是白頭兒。」

上堂云：「語漸也，返常合道。論頓也，不留朕迹。直饒論其頓返其常，也是抑而爲之。」

開爐示衆云：「一二三四五，任君顛倒舉。露柱與燈籠，何曾成佛祖。不惜眉毛者，直下便道取。」僧問：「未審道箇什麼？」師云：「潔己輕裝外，瓶盂共毳袍。」僧云：「正當與麼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夜禪孤月冷，晨朝片雲高。」僧擬議，師云：「會麼？」僧云：「不會。」師遂作頌示之云：「三十五十，何須更舉。方圓變通，去除佛祖。他未彰名，余不能取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賓中賓？」師云：「開口雖無力，吐氣却慚惶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賓中主？」師云：「一條新

竹杖，三事舊麻衣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主中賓？」師云：「峽吼何人顧，坦然孰可聞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主中主？」師云：「萬仞齊開覩，千峯露出顏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奪人不奪境？」師云：「春生夏長，秋收冬藏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奪境不奪人？」師云：「一朝權在手，看取令行時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人境兩俱奪？」師云：「寰中天子貴，塞外將軍雄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人境俱不奪？」師云：「一等乾坤，日月俱明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佛？」師云：「手不如脚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諸佛家風？」師云：「荒田耕不罷，又被別人爭。」問：「自古及今，不從人得。」六祖，黃梅傳箇什麼？」師云：「德山棒。」僧云：「傳後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那用臨濟喝？」問：「如何是佛？」師云：「紫雲常棒足，黑霧擁身行。」問：「法身無形，如何建立？」師云：「古廟香爐。」問：「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新轆鼓子鑿鑿響。」僧云：「見後如何？」「舊鼓皮寬打不鳴。」問：「生死事大，請師相救。」師云：「洞庭湖裏失却舡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本源？」師云：「山高峯峻。」問：「語不投機，請師提唱。」師云：「山藏海納。」問：「久居岩谷，一物全無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脚瘦草鞋寬。」問：「不犯一切，請師提綱。」師云：「聾人遠聽。」問：「自知當作佛，未審什麼人證據。」師云：「志公剪刀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親切一句？」師云：「六祖是新州人。」問：「如何是最初一句？」師云：「父母未生前。」問：「如何是不動尊？」師云：「今日遭逢。」問：「如何是透法身句？」師云：「三箇猫兒一箇獐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法身？」師云：「無過於此。」問：「不動根源，如何接物？」師云：「惡虎不如善猫兒。」問：「祖意教意，是同是別？」師云：「亦水求珠，孫賓打瓦。」

僧入室次，師垂語云：「重整釣竿橫海上，拋鉤未必愛魚吞。」僧云：「多年枯木，今日重生。」師自代云：「紅絲曲裏無金磬，碧旗歌外有文官。」僧云：「垂下綠絲重著餌，必然釣得大金魚。」僧入室，展座具始收，師云：「一展一收，佛法皆周，擬欲更問，著甚來由。」遂問：「會麼？」僧云：「不會。」師便打。

問：「既是善知識，爲什麼事養生殺生？」師云：「生者自生，死者自死。未雨先驚蟄，只要小蛇知。」問：「師唱誰家曲，宗風嗣阿誰？」師云：「藏頭白，海頭黑。」僧云：「汾陽的子，臨濟兒孫去也。」師云：「莫亂針錐。」問：「法華專使伸三請，祖意西來事若何？」師云：「天晴道路乾。」問：「德山棒，臨濟喝。」意旨如何？師云：「截舌三分。」僧云：「四海傳揚去也。」師云：「苦痛深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賓中賓？」師云：「冥然渡曉春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賓中主？」師云：「莫謾窺門戶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主中賓？」師云：「威喪濟漂淪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主中主？」師云：「光寒星斗稀。」問：「如何是奪人不奪境？」師云：「白菊乍開重日暖，百年公子不逢春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奪境不奪人？」師云：「大地絕消息，倏然獨任真。」問：「如何是人境兩俱奪？」師云：「草荒人變色，凡聖兩齊亡。」問：「如何是人境俱不奪？」師云：「清風伴明月，野老笑相親。」

僧問：「承古有言，須彌爲槌，虛空爲鼓。還許學人打也無？」師云：「無你下手處。」僧云：「更不請鎚。」師云：「我不能打得你。」遂頌云：「鹽官有鼓高低辨，于此南泉便整齊。背面須來唐土擊，當頭不薦北番提。人番急磨腰下劍，出塞須用自家才。珍重老師不羈破，我在江東君在西。」

僧問：「學人未遇大機，請師一喝。」師云：「是什麼機？」僧云：「大機。」師云：「若是大機，爭受一喝？」

僧便喝。師云：「一潭綠水，兩處洪波。」僧有頌云：「高提祖印息狂機，坐卧應須鑑者知。却被明師全打破，外求佛祖豈爲奇。」

問：「承師有言，一物不將來，放下箇什麼。意旨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你是了因，放下箇什麼？」僧云：「佛法無多子。」師云：「欠我劈脊棒，你作麼生？」僧云：「元來無許多般，如今却作模樣。」師以頌示云：「汝錫高飛我卽休，此生無喜亦無憂。雲開任待風吹散，留取碧潭月正秋。」

僧問：「趙州東門，西門南門北門，意旨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有問有答。」僧云：「不問不答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却被你道著。」以頌示之云：「四般俱已息，六種豈能分。倚南閑度日，傍北別無門。巧語從教設，玄辭謾共論。迥出威音外，不到是非奔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雲門一竅？」師云：「開張閉合。」遂以頌示之云：「雲門一竅坐問心，把斷遊人更莫尋。任是有誰居壁上，也教無事訪知音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本來宗？」師云：「密室不通風，却問你作麼生會？」僧云：「春日櫻桃朵朵紅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本來宗？」師云：「不問不答。」僧云：「豈無方便？」師云：「明明向你道。」僧云：「謝師方便。」師云：「汝莫受方便。」僧云：「官不容針，私通車馬。」師云：「千山堆皓玉，萬木折寒梅。」遂以頌示之：「今古甚有方便，是物頭頭露現。坦然萬樣千般，突兀無過有焰。未悟且須保惜，悟了便生厭賤。中下急急著眼，上士誰能顧盼。」

因僧參，有頌：「要接諸人向上坡，左手提携右手過。太陽焰裏分八字，南海波斯不較多。」僧問：

「要接諸人即不問，如何是向上坡？」師云：「意外月徹曉，室中燈更明。」僧云：「左手提携即不問，如何是右手過？」師云：「放開非在手，却閉不從他。」僧云：「太陽影裏即不問，如何是分八字？」師云：「舶主能藏寶，青巾蓋頂門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西來的的意？」師云：「與我取拂子來。」僧過拂與師，師便打。僧於此有省，遂以頌呈：「蒙師一拂太多端，打破從來滿肚愁。別處不能求妙解，目前却覩自家顏。」

僧問：「久在途中，請師一接。」師云：「虛空烜爛無涯岸，海月圓時別有天。」僧云：「不會。」師云：「却是真箇。」遂以頌示之：「學道如行路，途中未得休。直到長安日，方能見聖游。」

嶺南勸和尚有頌示本禪人云：「林葉始經秋，游雲出幽谷。禪人錫亂飛，往復不往復。往復不往復，六六三十六。」師因見，乃問：「作麼生是往復不往復？」本云：「歷歷乾坤外，的的宇宙中。」師云：「作麼生是六六三十六？」本云：「今日既然煩道用，得師坦蕩至無爲。」

師游園，見千葉蓮池，乃問僧云：「池在這裏，蓮在甚處？」僧云：「白浪起時應難見，未覩波澄別却迷。」師云：「明向上事。」僧却問師：「池在此，蓮在甚處？」師云：「未至日藏青葦外，時來透向碧波心。」僧遂以頌呈：「四海應難見，五湖易得存。綠波還有月，白浪忽成紋。朵朵分千葉，數株共一根。久在池中長，誰人折上盤。」

問：「七星光彩天將曉，不犯皇風試道看。」師云：「將軍馬蹄紅。」僧云：「錯。」師便打。僧云：「灼然。」師云：「七棒對十三。」僧禮拜，師噓噓。

問：「法華曾演汾陽旨，白雲今日事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誰知席帽下，元是昔愁人。」問：「驪珠逐月卽不問，龍劍衝星事若何？」師云：「寒光急急。」問：「萬里無雲卽不問，一條霜刃事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誰敢動著。」僧禮拜。師云：「小慈妨大慈。」便打。問：「智識不到處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三門不曾開。」僧云：「誰是知音者？」師云：「口似鼻孔。」問：「寶劍未出匣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住。」僧云：「出匣後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點。」僧禮拜。師云：「三三。」

問：「如何是佛？」師云：「波斯倚夜臺。」問：「古人道：『承言者喪，滯句者迷。』學人總不恁麼時，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點檢舌頭看。」僧云：「官不容針，私通車馬。」師云：「伶俐人難得。」問：「明月海雲遮不得，舒光直透水晶宮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打破了來相見。」

問：「佛身充滿於法界，未審向什麼處行履？」師云：「眉毛重多少？」僧云：「不離當處常湛然。」師云：「滯殼迷封。」問：「不落言詮，請師端的。」師云：「鐵門路峻。」問：「驪龍含月卽且置，龍劍衝天試用看。」師云：「山河岌岌，日月斗昏。」僧禮拜，師噓噓。僧問：「如何是佛？」師云：「老僧當門無齒。」僧云：「爲什麼如此？」師云：「只爲老僧謗佛。」

小參，示衆云：「諸上座，禪僧家以寂住爲本。夫行脚者不在觀州翫府，看山門景致過時，爲什麼事？蓋爲生死事大。從上古人，凡到所在，見一箇村院主，也須問過。如今晚學往往蹉過，不肯遞相博問。記得龍牙問德山：『學人仗鑊劍，擬取師頭時如何？』德山便引頸。牙云：『師頭落也。』德山便休。諸上座，莫是德山無機鋒麼？爲當別有道理？」乃云：「德山引頸，龍牙劍鑿。」

小參，示衆云：「諸上座，佛法有什麼事也？莫見老和尚道無事，便無事去。法身無爲，不墮諸數。古德道：『不信佛菩提，是則解空第一。』」所以道，說佛說祖，談玄談妙，皆屬增減語。既然如是，諸人又向什麼處參？須具行脚眼始得。」乃拈拄杖云：「有人道得麼？出來相見。有麼有麼？」衆無對。師云：「老僧今日失利。」

師因人縣看官，岑員外問：「文殊騎師子，普賢騎象王。和尚爲什麼不乘騎？」師云：「院中無。」外云：「達磨乘蘆渡龍慶江，和尚打轎又且何妨？」師云：「山僧不捏恁。」

師訪郡主郎中。云：「舍弟屯田，不會祖師道。」師云：「屯田雖不會，刑部又且標格不同。」中云：「雖然如是，奈何心中未達？」師云：「文彩已彰。」中云：「不敢。」師云：「爭敢埋沒。」中又云：「今時參學人好教他見德山。」師云：「見後如何？」中大笑。師云：「對靚不施。」

天使牛太保入寺，舉李都尉法身頌，請師指示。師云：「天使甚處人事？」使云：「東京城裏人。」陳京城裏說話，西京城裏應諾。」使云：「不會，乞師指示。」師云：「張公喫酒李公醉，鍾馗解舞十拍子。」使云：「弟子夙生多幸。」作禮而去。

威殿丞入寺，遊山行次，見粟種遂問：「黃底是，白底是？」師云：「粟。」威公令人搓破。師云：「今日遭皮剥。」威云：「也須點檢。」師云：「今日失利。」威到清泉又問：「泉爲什麼太混？」師云：「昨日山中大會。」威云：「今日事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鬧從何處來？」

王學士同運使到院，師云：「請學士祇應運使說話，山僧只知林下事。」學云：「未審林下事如何？」

師云：「苦益菜羹粟米飯。」又云：「偏打不防家。」

行錄

師至荆南分金善和尚處。問：「回互不回互？」師云：「總不恁麼。」金云：「爲什麼喫福昌棒？」師云：「一家有事百家忙。」金云：「爲什麼脫空謾語？」師云：「事不孤起。」金云：「人水見長人。」師云：「調琴澧太古，琢句體全真。」遂呈頌云：「回互不讓前，當頭戶底閑。罕逢臨濟喝，踉過老德山。世事從他到，鳥道絕人攀。個儻天然竅，坐斷趙州關。」

到公安遠和尚處。問：「作麼生是伽藍？」師云：「深山藏獨虎，淺草露羣蛇。」遠云：「作麼生是伽藍中人？」師云：「青松蓋不得，黃葉豈能遮。」遠云：「道什麼？」師云：「少年翫盡天邊月，潦倒浮桑勿日頭。」遠云：「一句兩句雲開月露，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照破佛祖。」

師到荆南延壽，賢和尚問：「海竭人亡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毒蛇不咬人。」賢云：「爲什麼如此？」師云：「風引溪雲斷，泉衝石徑斜。」

師到夾山，入真首座室，真云：「還見麼？」師云：「萬事全無。」真云：「還不見麼？」師云：「千般皆在手。」師遂問首座：「未見澄散聖時如何？」座云：「湖南江西。」師云：「見後如何？」座云：「江西湖南。」師云：「却共首座一般。」座云：「打草要蛇驚。」師云：「某甲終不捏怪。」偶述頌呈：「同往韶陽路，行來迥且殊。南臺猶不顧，北嶽豈能拘。有語深藏却，無言淺露珠。雖然名得免，聲已振西瞿。」

師到神鼎，鼎問：「一朵峯巒上，獨樹不成林。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水分紅樹淺，潤遠碧泉深。」鼎云：「作麼生是同互之機？」師云：「盲人却無眼。」頌云：「天曉不明海翫珠，情無揆出背擎書。劣形馳步愁長路，絕念還同上太虛。」

師到福嚴，承和尚問：「作麼生是圓容相？」師云：「木人嶺上休相覩，石女溪邊更莫逢。」師遂問：「如何是和尚圓容相？」嚴云：「老病尋常發，踴躍無較時。」師云：「容卽不問，如何是圓？」嚴云：「法界廣無邊。」師云：「圓卽不問，如何是容？」嚴云：「消却了也。」嚴遂問：「不容不圓時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虛空無背面，鳥道絕東西。」遂呈頌云：「溢月流波灌紫微，交羅紅淨海心飛。圓容妙相權施設，個儻無門說向誰。」師在福嚴，人惠照室，問：「承古有言，狸奴白牯却知有三世諸佛爲什麼不知有？」照云：「只爲太惺惺。」師云：「狸奴白牯爲什麼却知有？」照云：「爭恁得伊。」師却問：「如何是福嚴境？」照云：「漱泉秋鶴至，蟬樹夜猿過。」照却問：「作麼生是南嶽境？」師云：「風休林自直，雲靜月彌新。」照云：「作麼生是境中人？」師云：「草色青隨步，藍光碧照衣。」

師到石霜，人慈明室，明云：「作麼生是向上一竅？」師云：「二竅俱明。」霜云：「還見七十二峯麼？」師云：「有甚掩處？」霜云：「道什麼？」師云：「今日觸忤和尚。」霜便打。師云：「作麼生？」霜云：「將謂收番猛將，元來是小小長行。」師云：「雅淡呈秋色，馨香噴月華。」遂呈頌云：「收番猛將彼方奇，勢劣翻思握劍歸。塞外從教誇勇健，寰中爭敢鬪龍威。放開急着金牙竅，更閉那吒擁節旗。蘇武英雄能透出，張良喪却目前機。」

到大愚芝和尚處。問：「古人見桃花意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曲不藏直。」愚云：「那箇且從，者箇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大街拾得金，四隣爭得知。」愚云：「上座還知麼？」師云：「路逢劍客須呈劍，不是詩人莫獻詩。」愚云：「作家詩客。」師云：「一條紅線兩人牽。」愚云：「玄沙道：『諦當甚諦當。』又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海枯終見底，人死不知心。」愚云：「却是。」師云：「樓閣凌雲勢，峯巒疊翠層。」遂呈頌云：「鳳返自騰霄漢去，靈雲桃樹老鴟棲。古今休頌桃花意，天上人間不可陪。」

師到廬山羅漢祖印大師處，即舉頌云：「北斗藏身事已彰，法身從此露堂堂。雲門賺殺他家子，直至今亂度量。」乃云：「老僧當時作此頌，直得天下老和尚不肯上座，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爭敢。」印云：「作麼生？」師云：「凌晨昇寶座，應不讓南能。」遂呈頌云：「北斗藏身事坦然，法身無狀透何邊。後人不曉前人意，水底撐船捉月天。」

師到棲賢，入室問：「如何是佛？」賢云：「張三李四。」師云：「意旨如何？」賢云：「餠餅討甚汁？」遂呈頌云：「去短求長本不移，他人與汝未爲奇。雖然搆得些些飽，終久何曾免得饑。」

師到祖峯戒和尚處，入室，戒問：「作麼生是絕羈絆底人？」師云：「番手把馬籠。」戒云：「却是作家。」師云：「背邊打不着。」戒云：「爲什麼却上來下去？」師云：「和尚向甚處見上來下去？」戒便打。師云：「一言無別路，千古不來人。」遂呈頌云：「直上猶難到，回來轉更遲。若言禪與理，特地隔須彌。」

師到蘇州翠峯素和尚處，入室，舉僧問風穴：「如何是佛？」穴云：「嘶風木馬緣無絆，背角泥牛痛下鞭。」峯問：「背鞭一句作麼生道？」師云：「翻身師子威雄大，爭敢當頭露爪牙。」峯云：「放你一線道。」師

云：「七顛八倒。」峯云：「收。」師云：「了。」

到翠峯顯和尚處。問：「牛喫草，草喫牛？」師云：「回頭一就尾，宛轉萬重關。」峯云：「應知不背面，須教在目前。」師云：「驗在目前。」峯云：「自領出去。」

師到杭州興教，入室，舉僧問：「如何是佛？」云：「陳橘皮。」師遂問：「意旨如何？」教云：「貓兒頭上雀兒窠。」師遂呈頌云：「問佛師言答橘皮，更無一法可相違。眉毛翻起應難見，背向終教是與非。」復頌云：「寸草密藏師子多，貓兒頭上雀兒窠。擬欲傾窠不喪命，直隨鷄子過新羅。」

到杭州西庵，庵主曾見明招，舉一頌云：「絕頂西峯上，峻機誰敢當。超然凡聖外，瞥起兩重光。」師問：「如何是兩重光？」主云：「月從東出，日向西沒。」師云：「庵主未見明招時如何？」主云：「滿傾油難盡。」見後如何？「多心易得乾。」

師到瑯琊。問：「上座近離甚處？」師云：「兩浙。」瑯云：「船來陸來？」師云：「船來。」瑯云：「船在甚麼處？」師云：「步下。」瑯云：「不涉程途一句作麼生道？」師云：「杜撰長老如麻似粟。」便拂袖而去。瑯遂問侍者：「此是什麼人？」者云：「舉上座。」瑯云：「莫是舉師叔麼？」當時先師教我尋見伊。」遂親下旦過堂，問：「上座莫是舉師叔麼？」莫恠某甲適來相觸忤師叔喝。」復問：「長老何時到汾陽？」瑯云：「怎麼時到。」師云：「我在浙江早聞你名，元來見解只如此。何得名播寰宇耶？」遂作禮。

偈頌〔一〕

頌首山西來意

風吹日炙少人知，頂仰先賢對此機。饒君曠劫生前會，穿耳胡僧也皺眉。

透法身二頌

人問透法身，隨宜爲指陳。大地如膠漆，長江波聲。須彌起舞，天帝不瞋。一人之力，不如百
人。

綱宗

兩刃交鋒事嶮巖，沙場六月雪花飛。如今更擬圓真實，白眉應教入素闌。

十二時歌

夜半子，伊余靜座寒堂裏。月圓日滿不曾虧，方朔由來悞宮徵。
鷄鳴丑，森羅萬象歸元首。一聲聲後九衢聞，年光任你侵蒲柳。
平旦寅，烏龜穿破髑髏門。山伯不知何處去，扶桑天子笑忻忻。
日出卯，千門萬戶呈機巧。織成蜀錦與吳綾，到頭成壞行相撓。
食時辰，龜細將來不厭忻。寒則着衣飢喫飯，途中往往問疎親。

〔一〕「偈頌」二字係點校者補。

禺中已，華藏已開見慈氏。驚起毗盧頂上人，拍手呵呵闌闌裏。
正中午，髣髴乾城猶未許。金輪天子下閻浮，移却西天作東土。
日昃未，石室老僧禪未起。門前時有問津人，樓至擎拳先指示。
晡時申，柴門不掩去來人。石室丹霞謾費力，歷歷分明真不真。
日入酉，時擊疎鐘滿林吼。自他爽味各方圓，剛被時人分好醜。
黃昏戌，才燭銀缸昏暗失。晦魄山童速報來，金烏早向西方出。
人定亥，抖擻壞衣線長在。不羨羅紈錦繡袍，迦葉師兄相笑待。